

“百年新诗”丛书

艾 青
陈明远

蔡其矫
傅天琳

流沙河
舒 婷

邵燕祥

著



七 家 诗 选

增订本

 古文出版社

“百年新诗”丛书

QI JIA SHI XUAN

七家诗选

增订本

艾 青
陈明远

蔡其矫
傅天琳

流沙河
舒 婷

邵燕祥

著



语文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家诗选 / 艾青等著. — 北京 : 语文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87-0246-6

I. ①七… II. ①艾… III. ①新诗—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6230号

责任编辑 冀丽萍 谢惠
装帧设计 梁明 冀丽萍
出版  语文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bsywp@163.com
排版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格 890mm × 1240mm
开本 A5
印张 15.25
字数 330千字
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66.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1033(购书)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增订版序：诗是美的归宿

汪剑钊

“七”是个耐人寻味的数字，它意味着轮回、循环和圆满。或许由“北斗七星”获得启示，人们喜欢以“七”来命名某个群体或社团，著名的有魏晋之际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明代的“前七子”与“后七子”，清代的“吴中七子”，等等。在外国文学史上，也同样有七人组成的诗歌群体，最著名的当数法国的“七星诗社”，龙沙、杜贝莱是其重要代表。

《七家诗选》也集中了七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他们分属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代际，各自的写作风格和审美趣味也不同，把他们集合到一起的是对诗歌的信念、对美的理解、对艺术的虔诚和对中国现代诗作出的贡献。或许唯其不同，他们的存在才构成了现代诗版图的丰富性。

（一）艾 青

艾青是中国现代诗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创作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即引起了诗坛极大的关注。少年时代，我最早读到艾青的一首作品是《黎明的通知》，记得它好像被收录在一本诗文选读的文本中。该诗洋溢着一种明朗、昂扬、蓬勃的青春气息，全诗除四个逗号之外便没有任何标点，保持着连贯的语气，而

诗中的每个句子都如同滚动的露珠，清新、晶莹、饱满，充满了希望。当时，它最吸引我的是全篇对拟人化手法和祈使句的使用：“为了我的祝愿 / 诗人啊，你起来吧”，为把真诚的愿望付托给每一个聆听者，作者意欲做一名“忠实于时间的诗人”，“带给人类以慰安的消息”，他“叫醒”的人不是达官贵人而是芸芸众生，有“清道夫”“村妇”“殷勤的女人”“病者与产妇”“负伤者”“难民”“衰老的人们”和“呻吟在床上的人们”。显然，这是有深刻寓意的。这首诗最初的创作动机是对革命的赞美和对新生活的期待，最后却突破了单一指向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他的名作《太阳》，刻画了一个大写的人，豪迈、沉着、自信。对于太阳，人们多半怀有崇敬、膜拜的心情，倘若进入文学的写作，多半会写出“朝着太阳奔去”“迎向太阳”一类的文字，但艾青在 1937 年就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从远古的墓茔
从黑暗的年代
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
震惊沉睡的山脉
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
太阳向我滚来……

然而，艾青也并非是一味激昂的，他也有不少沉郁的作品。那首流传甚广的《我爱这土地》，便以飞鸟的形象倾诉了对土地

的眷恋，真挚地表现了人与土地那种血脉相连的关系：“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作为诗人，艾青对比喻的使用极为重视。在他看来，“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为自己寻找确切的比喻，寻找确切的形容词，寻找最能表达自己感觉的动词；只有新鲜的比喻，新鲜的形容词和新鲜的动词互相配合起来，才有可能产生新鲜的意境”。《冬天的池沼》一诗便是其诗歌追求最恰切的证明，从而显示了尤为出众的想象力，在物我的对应共振上拨动了读者的心弦。首先，诗人抓住了冬天的季节特点，从凋敝的各种景象中选择一个典型的意象“池沼”，并由“池沼”在湿润与干涸之间的变化引发了诗人的想象，并拈出了一连串的比喻，在描述中叠加了情感的因素：

冬天的池沼，
寂寞得像老人的心——
饱历了人世的辛酸的心；
冬天的池沼，
枯干得像老人的眼——

由此渲染了一种悲凉、黯然的氛围，物象因情感的渗入获得了形而上的提升，情感则在物象的凸显下具有了感性的光泽。末三行“冬天的池沼，/阴郁得像一个悲哀的老人——/佝偻在阴郁的天幕下的老人”，在复沓中加重了人们对冬天的感受和对暮年的垂怜，读来令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阴冷。

1929年，艾青曾在林风眠的鼓励下在巴黎勤工俭学，希望成为一名画家。但最终的结果却被他自嘲为“母鸡下了鸭蛋”，也就是说，未来的画家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成了一名诗人。这种转向无疑与艾青对绘画和诗歌的理解有关，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道：“诗比起绘画，是它的容量更大。绘画只能描画一个固定的东西，诗却可以写一些流动的、变化着的事物。”于是，他“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并且诗也成了他的“信念”“鼓舞力量”和“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艾青熟读欧洲象征主义的诗歌，并自陈深受凡尔哈伦的影响，曾经翻译过后者的《原野与城市》等作品。而从这首诗中，我们多少能感受到那位比利时诗人的风格：低沉、灰暗、沮丧、怅惘，但对人性和美充满了憧憬。

艾青与不少耿直的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命运。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被遣送到黑龙江、新疆等地生活和劳动，创作中断了二十余年。新时期以后，他捡拾起失落已久的诗笔，写下了一批“归来的歌”，登上了又一个台阶。其中的《虎斑贝》是极有代表性的作品，诗人百感交集，“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带到沙滩上 / 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道出了一个历经沧桑的歌者对世界的重新认知。20世纪80年代，正是在艾青一代诗人的“归来”和年轻诗人的现代性探索中，诗歌开始复归于艺术的本位。

（二）蔡其矫

蔡其矫是一名诗如其人、人生如诗的歌者。他出生于印度尼

西亚一个富有的华侨家庭，抗战期间投身学生救亡运动，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战争的困苦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与缪斯同行，并赢得了最初的诗名。20世纪40年代，他便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在大量重复性咏叹和口号式鼓动的战争诗中脱颖而出。如《肉搏》一诗，在现实主义的白描中结合了英雄主义的浪漫精神。诗歌记述的是现代战争中最残酷的一个场景，敌我双方短兵相接，两把刺刀同时刺中了对方的胸膛，在决死的时刻，青年勇士因为自己的刺刀比日本人的刺刀“短几分”，为了置敌于死地，不惜与之同归于尽，“他猛力把胸膛往前一挺，让敌人的刺刀穿过脊梁，/勇士的刺刀同时深深地刺入敌人的胸脯，/敌人倒下，勇士站立着”。这种对细节的抓取显示了诗人对生活的敏感。最后一节，诗人借助民间神话的模式，通过“鹰”的出现，对一位无名英雄投去诚挚的敬意。他的《兵车在急雨中前进》令我想起了杜甫的《兵车行》，尽管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在艺术上也不能与后者相提并论，但在探索中却给出了另一个方向，为忧国忧民的写作者提供了勇者的姿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蔡其矫主动放弃了不少人热衷的仕途，继续进行诗艺的探索。与不少成名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人的写作轨迹不同，蔡其矫20世纪50年代的诗歌在艺术水准上普遍高于20世纪40年代。他一边收集、整理散佚的民歌，一边尝试对外国诗歌进行翻译，其中有惠特曼、聂鲁达和埃利蒂斯的诗歌。显然，翻译工作对诗人的个性形成有一定影响，前者的豪放、自由与后者奇诡的想象、肆意的组合词语为蔡其矫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启

示，让他的诗歌在艺术上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

蔡其矫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散淡的人，但内心又有着很强的英雄主义情结。他的《川江号子》便贯穿着一种粗犷、悲怆的语调，有感于“从悬岩到悬岩，从漩涡到漩涡”，诗人追问道：

我看见终身搏斗在急流上的英雄
宁做沥血歌唱的鸟
不做沉默无声的鱼；
但是几千年来
有谁来倾听你的呼声
除了那悬挂在绝壁上的
一片云，一棵树，一座野庙？

这首诗描写的是他在长江岸边的见闻，落脚点是在江上搏命的船夫。诗人并不着意刻画船夫的音容笑貌，而是由号子声入手，以点写面，饱含同情地抒写了他们在卑微的生存中那一股坚韧的生命力。

或许是因为倔强的个性和唯美的艺术信仰，很长一个时期蔡其矫的写作都处在一种边缘的位置。北岛在一篇纪念文章《远行——献给蔡其矫》中写道：“蔡其矫跟我们一样处于地下，摸黑走路，靠手抄本借光。如今说到地下文学，看来界定要宽泛得多，且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他写下的《波浪》一诗。”《波浪》是一首堪与普希金的《致大海》进行对比的诗，在阅读和吟诵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其中“自由的元素”那“高傲的美”：

永无止息地运动，
应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
一切都因你而生动，
波浪啊！

自然与人的精神世界得到了一个相互对应的契合，波浪成了人生的一个象征。“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这既是对波浪的赞美和肯定，也是诗人对自己的期许。

有意思的是，与那一代不少诗人随年龄增长而在创作上呈颓势的现象相反，蔡其矫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歌则更上一个台阶，甚至超过了 20 世纪 50 年代。这或许与诗人永远年轻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蔡其矫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把诗的追求落实到了生活的实践中。为此，他高傲地宣称：“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 不惜粉碎我自己。”这句诗如同一句谶语烙印在诗人身上。

讨论这样一位诗人，如果不涉及他的爱情诗，不免是一种缺憾。在蔡其矫的创作中，爱情诗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其中《距离》一诗是重要的代表作。或许已是人到中年，诗人内心虽仍汹涌着澎湃的激情，但也拥有了更多的理性，这让他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使落笔的对象有了予以思考的空间，爱情不再是单一的甜蜜，而是掺和了怪味的苦涩：

在现实和梦想之间
你是来去无踪的怨嗔

是阴雨天气的苦苦思念；
你是冷月，是远星
是神秘莫测的深渊。

（三）流沙河

早年，流沙河曾因《草木篇》被认定是“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而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以后，他回到四川省文联，在《星星》诗刊担任编辑。20世纪80年代，诗人在《星星》诗刊开设专栏“台湾诗人十二家”与“十二象”。前者向大陆的读者介绍海峡对岸诗人的情况，显示了他出色的评论能力，影响了一大批年轻诗人；后者以“象”为切入点，对汉语的诗性功能进行了深入挖掘，为传统诗学的现代性转化作了很好的尝试。

对于“象”，流沙河的感悟自然而深刻，这也影响到他诗歌的创作。组诗《草木篇》在今天看来虽有“意”大于“象”的弊病，但在当时诗坛已是不多的几首堪读的作品，每首诗都如同等待绽放的蓓蕾，有着蓬勃的“意”的汁液。据说，《仙人掌》就是其中含有“剧毒”的一首：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
遍身披上刺刀。
主人把她逐出花园，
也不给她水喝。

在野地里，在沙漠中，
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诗人赞美仙人掌耐干旱、耐高温、生命力顽强的特性，并以此宣示了自己的人格追求，同时也对谄媚者进行了隐微的讽刺。

《草木篇》代表着诗人的风骨，而日常中的流沙河却是幽默、睿智的。这一点，通过他的一首早期作品《小院夏天》即可领略。他如是描述小院的夏天：

邻家的葡萄藤悄悄翻过院墙，
带须的嫩尖偷看我的小窗。
窗外的牵牛花爬上瓦檐，
太阳透过青叶在我桌上洒下绿光。
一只蜜蜂飞进小屋嗡嗡地唱，
推开窗子又吹来茉莉的清香。

诗人熟练地运用拟人手法，让“葡萄藤”“牵牛花”和“蜜蜂”有了人的情态，在“悄悄翻过”“偷看”“爬上”和“推开”等动作描写的词语中展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打开了人与物之间的交流通道。

作为诗人，流沙河所遭遇的命运显然是不公的，在风华正茂的年纪被封杀，他的书籍变作“群鸟飞散”，诗稿变成了“灶里柴烟”，诗歌才能不曾得到施展就被压制；但作为人，他又是非常的幸运，以自己的才华和人格赢得了一份尊严。

流沙河曾略带自嘲地“愧对少作”，认为不是自己缺乏诗才，就是“那些新诗出了问题”。显然，两者都不是，而是时间出了问题。他的《故园七咏》便是那有伤痕的时间留下的一个记忆。诗人捡拾身边的生活细节，从平凡中发掘出了诗的意趣，其中既有对“芳邻”与狗之世态炎凉的对比，也有弱者对更弱者的悲悯和同情；既有“哄小儿”的黑色幽默，还有“夜捕”那种“悲秋式”的由自然而及现实社会的领悟。必须承认，这些看似游戏的文字实际透露出一个智者内在的傲骨，同时也折射出一种愠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人生哲学。

（四）邵燕祥

近年来，杂文家邵燕祥的声誉日隆，他自比为“一根思想的芦苇”，其名字时常出现在各种散文选集和文摘中。犀利的文风、渊博的知识，以及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令其散文有着极深厚的思想底蕴，耐人咀嚼。不过，正如他的自述，“我把诗引入了杂文”，透过绵密的文字，我们看到站立在这一切背后的，还是诗人邵燕祥。前述那句话的后半段是“正如我曾把杂文引入诗歌一样”，可以说，这是理解他的诗与文的一把钥匙。邵燕祥在一本散文集中有这样的题记：“人间忧患诚如海，沾丐吾身未一瓢。”他自觉地把个人放在了整个社会和现实中称量，对充满忧患的人间投去了深情的一瞥。

阅读邵燕祥的诗歌，读者往往能感受到充溢其间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那种介入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说过，“诗、杂

文，以及我曾涉足的其他体裁，都是我对人间社会的发言；它也是人生的驿站上题壁的留言。时间会把它抹去，但它确实存在过”；“一个人的写作，特别是在大变动的时代，不可能不受外在的影响：冲撞，摩擦，激励，改塑……从人到文（诗），表面的改变较易辨识和索解，而外因如何通过内因起作用，恐怕复杂得多”。

20 世纪 40 年代末，正是现代主义诗风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邵燕祥初入诗坛，他不能不受到这种诗风的浸染。他的一首早期作品《箭楼》便显示了最初的艺术探索：

箭楼像一滩野鸟的粪便
孤零零地遗落在荒野里
古老的城堞，一堆灰色的砖石

箭楼像搁浅的船只
或受伤的小兽剥秃了毛
蹲伏在旷野梦着咆哮

稍显怪诞的意象，透露出波德莱尔式的艺术之端倪，把“箭楼”想象成野鸟的粪便，无疑是离奇的、褻渎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仔细一琢磨，读者不难发现其中的合理性。斑驳的历史在世情的风吹雨打下，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威严与庄重，犹如扬子江的“折戟沉沙”，只能在凭吊中叹息江水的东逝。邵燕祥尽管生逢乱世，却不是一味的颓唐，而是沿袭着五四建立的小传统，“不肯在云堆里沉落”，而是“驰骋在负载我的道路上”，立誓

“把荒野的尸布撕破 / 把天空的棺盖射穿”。

祖国，对于每个诗人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主题，那是与诗人的血脉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存在。如何处理这一宏大的主题，却是判断一个诗人才能高下的试金石。邵燕祥的《呼唤》一诗从细微处写出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感恩：

当我还是贪玩的孩子的时候，
我就熟悉那拖长的呼唤的声音；
傍晚了，每一缕炊烟下都有人在呼唤，
我能立刻辨出哪一声是母亲。

在诗中，诗人把母亲与祖国联系在一起，这或许谈不上多么的新颖，但由于第一节的铺垫，诗末由对乳名的呼唤自然地过渡到对祖国母亲这个称呼的确立。

毋庸讳言，邵燕祥那一代诗人，大多曾受到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普希金诗歌的滋养。俄罗斯文学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对公民权利和社会良知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我们在《假如生活重新开头》一诗中不难看到对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诗发出的回响：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
我的旅伴，我的朋友——
还要唱那永远唱不完的歌，
在喉管没被割断的时候。

该欢呼的欢呼，该诅咒的诅咒！

“假如”领起的句式，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曾经可能却不再可能的世界。时间虽说不可逆转，但诗歌有自己的钟摆，藉此诗人在虚拟的时空中写出了关于正义、关于阳光、关于灵魂的信念。那是历经厄难的诗人对明天的向往，他把悲叹扔到了时间的灰烬里，笃信一个比昨天更明媚的未来。

（五）陈明远

在入选本诗集的七位诗人中，陈明远有一段传奇的经历。他是纯理科出身，曾是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一名从事计算机工作的研究人员，因喜爱诗歌而得到中国诗歌界几位前辈，如郭沫若、田汉、宗白华、冯至、卞之琳、赵朴初的指点和教导。“文革”期间，他创作的十几首旧体诗词曾经广泛流传，一度被当作“毛泽东诗词”而翻印和传播。

陈明远的诗歌十分注重音韵、节奏，句式的设计和段落的平衡，因此他也被看作新格律诗的一位重要代表。或许因了旧体诗词的熏染，陈明远的诗歌除注重音韵、节奏外，在遣词造语上也非常考究，非常注意修辞和比喻。其用语大多偏于圆润和典雅，早期诗歌氤氲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甚至不乏唯美主义的追求。在这方面，《维纳斯》一诗是典型的例子。该诗的前两节陈述维纳斯遭受迫害的情景，展示其困厄中不失的坚贞与烈火焚烧后的清白，后两节则转向抒情化的赞美：

雪白的肌肤薰为灰末
拨开血光，显露真形
美啊！不朽的诗作——

收敛翅膀的飞蛾
闪亮一双瞳仁
死死地钻进我心窝

这些诗句令人想到歌德《浮士德》中的感叹：“美啊，请停留一下！”在这首诗中，美作为不朽的存在，被诗人烙刻进自己的心窝，并再度迸发以感染世人。

作为一名诗人，如何协调诗歌与数学二者的关系，这是很多人好奇的事情。陈明远给出的答案则是：“数学创造的独特方法，主要支柱是理性的逻辑思维，通常认为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而诗歌创造的独特方法，主要支柱是感性的形象思维，通常认为属于艺术领域。”在常人看来，这是两个相互对立、难以融合的领域，但诗人以其独特的经历和体验认为，两者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可以互补的，“本质上，两者的特征都是人类创造的极致，两者的立足点、生长点都以脑力劳动为主，两者的追求目标殊途而同归——都是‘美’”。诗歌的指向为美，几乎是一个公理，但在数学这一令很多人望而却步的领域中发现美、欣赏美，倘若没有专业的训练和艺术的敏感，委实难以达到。

在理性与情感之间找到平衡点，这是陈明远的优势，也是